

人生记忆

苍松巍巍

子薇

读初中时,每一到两周,我从汤沟中学回家一趟,每一趟行程,必路过坐落于山冈上的吴庄。离开家乡后,对于吴庄的记忆,不是别的,是松树,准确地说是村口的那一片松树林。许多日子,从汤沟中学走路回家的我,到达吴庄,到达那片松树林,绚丽的晚霞从松林间钻过来,落在斑驳的黄土地上,仿佛凉爽开放的点点梅花;若是冬日,北风呼啸,松涛阵阵,像是成群的老鼠吃米,又像是有人拿镰刀大把地割稻,还像是有人在池塘里使劲地拉扯菱角菜……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于是知道了松所蕴含的不畏严寒、顽强坚韧的珍贵品质。松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心灵的启示,当我们凝望着那一棵棵沧桑又气魄不凡的松树时,内心便会升腾起一种力量,那种力量是顽强不屈,一往无前。

松柏,是父亲的名字,那是爷爷以松柏之品格寄予父亲一生的祝福和期望吧。父亲沉睡于老家大山上的那片苍松翠柏掩映的地方,已有近三十年。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担负着两个高中毕业班数学课的重任,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大爱。其实,父亲教学水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是所在学科的佼佼者,他完全可以不用那么拼了。但是,为了他深爱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他拼尽了全力,终于在那个冬日,父亲倒在了讲台上,倒在了教室里他的几十个学生求知若渴的眼神里。那时候是1991年。松柏,这两个字,父亲当得起,无论是形貌,还是品德与内涵。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众所周知的是,苏东坡一生爱竹成痴;实则,苏东坡一生亦爱松至深,发妻王弗病逝后,他在其坟室四周亲手植松苗万株,寄希望于它们永远陪伴在爱妻身旁。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是咏松;“风吹雨打永无凋,雪压霜欺不折腰。拔地苍龙诚大器,路人敢笑未凌霄”,是咏松;“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是咏松。那年十月,去稻城亚丁游玩,途经四姑娘山风景区的双桥沟时,这里前夜已然降下了一场瑞雪,这里已是银白色的世界,也是松的世界。逶迤连绵的栈道在森林中向前延伸,一棵棵大树在雪后阳光的照耀下,生机盎然,我定睛细看,多的是松,每一棵树的年龄都是骨灰级,但是,外

观上,它们那么蓬勃那么茂盛。松鼠不时地从树丛里窜出来,手里抱只松果,在路边的树干或木质护栏上跳来跳去,初初见面,却仿佛老友,我们看着它们,它们也毫无顾忌地看着我们,眼睛澄澈无邪,没有一丝杂质。

有松的地方,常有山;有山的地方,必有松。它们,彼此依托,又相互提升。我年少时对于松与山之间关系的认知,一直鲜活地流淌在记忆里,不曾褪色。几年前,谢克谦先生赠我一幅山水画,水边杨柳依依,远山上那些色淡影浓的一棵棵树,我虽然看不真切,但我以为,那些一定是松树。松站在山上,更显风致;山因了松的披拂,远看更显巍巍,近看更觉风雅,一如三国时刘楨诗句所吟咏的,“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比喻勤劳的劳动人民的一双粗糙大手,可以形容像树皮一样。千年松树,将别一般的潇洒风姿镌刻在树皮上,从皮的斑驳、厚重和沧桑,我们可以看到,时光的刻痕之深,霜雪的肆虐之猛,雷电的扫荡之烈。

老树,苍松。松,愈老愈有味道,愈老愈显风致,愈老愈见筋骨;苍松,临崖,更展英雄本色,更现君子之风,一如咱们安徽黄山的迎客松。

浮世绘

虫声清凉

许冬林

从前教书时,在给学生上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时,总觉得苏轼写漏了什么。

我跟学生一起朗读“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读着读着,我似乎听到了月色里有虫声。在乡野,在秋夜,除了月色,除了竹树的影子,一定还有虫声。是的,依据我的童年记忆,依据我的乡居生活经历,一定是有如珠如雨如茂密秋草似的虫声。

记得童年时,常陪着奶奶去姑妈家,不远,十分钟不到的路程,晚上去,晚上回。从姑妈家出来时,往往夜色已深,有时有月色,有时没有。在有月光的晚上,我们缓缓步行,我在前,奶奶在后,也像苏轼和张怀民那样走在乡下的月色里,身前身后,竹影树影,房屋的影子,篱笆的影子,一路淡墨似的泼洒。而虫声,清脆明亮,带着露水的气息,带着草木的气息,带着河流的气息,带着砖瓦泥土的气息,一路把我们密密包围,好像我的裙子上也落满了虫声,奶奶的银发上也挂满了虫声。我们好像步入了虫子的世界,虫声淹没了我们的脚步声,我们在夜色里浮游,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陌生的异族。我们仿佛看见,虫子们在夜露里梳洗身子,啜饮清凉,擦拭翅膀。它们的叫声汇成队伍,有时阵势壮观,有时轻装简从。

我们走在虫声里,走在人世的夜路上,内心安妥。有虫声的地方,就是清凉太平的人间。

外婆住在江洲上,夏夜里,我们在外婆家的院子里纳凉,蛐蛐们就在院子的篱笆下,叫声密密匝匝,热烈蓬勃,好像篱笆下的虫子们在张灯结彩吹拉弹唱。后来读诗,读到徐志摩的那句“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不禁纳闷,夏虫怎么会沉默。外婆篱笆下的夏虫,永远盛世欢腾。

到了秋冬,只有蛐蛐仍然和我们共处一室。在初秋之夜,满屋似乎都是虫声。梳妆桌下、床下、柜子底下……到处都是蛐蛐们唧唧唧唧的低吟声,此起彼伏,像层起的波浪。厨房的陶罐、水桶、水缸下,杂物间的锄头扁担箩筐间,堂屋的饭桌椅子条几下,那些陶质、铁质、木质的生活器具和农具上,都像生起了一层绒绒的细毛,那凉软的绒毛都是唧唧虫声的余音。

“虫声新透绿窗纱”,原来虫声也是可以入诗的。从前,一直以寻常虫声粗鄙,是跟风雅沾不上边的。未曾想,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是一直活在诗里。当城里孩子在欣赏贝多芬·莫扎特之时,我们乡下孩子在月色水气之间,在泥土草木之上,听天籁之音。虫声透过窗纱,透过外婆门前的木槿篱笆,透过奶奶珍藏的斑驳陶罐,经过我们稚嫩敏感的耳朵,最后入驻到诗文里,千年百年。

秋冬时节的虫声,最得含蓄婉约风致。虫子们在外婆小小的房间里,唧——唧——有一句没一句地叫着,有的叫得像小孩子的梦呓,忽然来那么一句,然后没了下文;有的叫得像外婆在说尘封旧事,说说停停,似乎是欲言又止,似乎又是半已忘记。

有时在半夜,窗外月色朦胧,忽听得清寒迟缓的虫声之后,是江上轮船传来的“呜——”的鸣笛声。轮船的鸣笛声,莽撞、浑浊、嘶哑,仿佛一片黑黯凶悍的波浪席卷过来,将我们一整个江洲淹没。我们都被按进了这无边的鸣笛声里,然后浪花退去,村庄的面孔重新露出来透气——舅舅们的呼噜粗壮得像秋天的庄稼,外婆翻身时粗陋木板床响起破碎的吱呀声,蛐蛐在贴了年画的房门之后平仄仄仄吟唱起来。我数着一粒粒虫声,像数着一粒粒纽扣。虫声把清冷的乡夜之夜扣得面面完完整整。我睡在虫声里,不盼望长大,不盼望繁华,就觉得彼时人间安然,彼夜时光清甜。

纸上书房

未来已来

读徐社东长篇科幻小说《梦境来访》

郑然



梦境来访

人类的未来,会诞生精神互联网吗?意识信号的传递,难道一定要借助语言和文字?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医生希罗菲卢斯通过解剖的方法得出人类是用大脑在思考,而不是心脏。他指出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枢,通过感觉神经对疼痛做出反应,通过意识神经传递运动信号。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大约有100亿个神经元,每天可以产生无数个念头,正是这些念头,构成我们的意识和梦境。罗伯特·保罗·沃尔夫说,人类境况研究和宇宙研究是西方哲学的两大主题。芜湖籍作家徐社东的长篇科幻小说《梦境来访》,探究的就是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小说描述乡村教育家之子张继人追随父亲的一名学生——数学天才、互联网大咖曾总,来到杭州湾,创办未来学校。他们从世界各地召回曾总当年的学生,一起从精神、情感、意识方面,复活一个人——曾总的女儿曾女。为此,他们搭建了一个叫“梦

网”的网站,也就是精神互联网。单体的意识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发展受惠于交流,意识和意识的交互激发才创造了如此丰富的世界。重生的曾女,如果一人独步苍穹,又有何义?需要有人和她对话,和她交流。为了精神互联网的建立,张继人选择进入梦境,潜入精神的深处,让精神体的生命(脑活动)自在行走,以便被研究者解析并呈现。我们在小说里读到的是,张继人被往事和使命召唤,行走在人迹罕至之地,和曾总“女儿”对话,和他意念里不能忘却的人对话,彼此寻找,倾诉,依靠。张继人生命里所有的人都活跃在其意识里,而他念念不忘的人,更是自始至终占据他的生命。小说呈现了人类的精神图像,创造性地描述了全世界在梦网上围观张继人的精神生命的盛况。研究团队进行了活体研究,并对全球直播。张继人在梦境里告诉曾总“女儿”怎么重生,怎么为人。告诉苹果(张继人的妹妹),要珍惜人类健康的情感。告诉三七(一位文科女生),你的孩子,现在有人照料,你

要努力地去生活。张继人寻找,寻找失踪的妈妈,驼背的父亲。他梦见许多奇异的场景,和突然到来的人,往事、记忆。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图像论。认为,相比较于语言,人类意识首先是以图像呈现,而语言在人类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中常显得无力。《梦境来访》这部小说,除了对未来的生命科学进行探索外,还充斥着一种哲学的况味。为了让人类精神的传输不失真,需要抛弃语言的外衣。精神与精神的交流更为直接。小说涉及精神互联网、脑科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现代前沿科学,同时还触及图像符号学和社会学中的生物伦理等诸多领域。

在小说里,梦境是能彼此来访的。自己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别人也进入自己的梦境。同时,在徐社东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科幻世界里,无数清醒的人、科学家,可以根据各自的梦象,来重构其人生。我们在看,他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他是一个标本。我们生命里那些白亮的、刺眼的、尖锐的内容,是如何扭曲地呈现,深刻地呈现,变态地呈现?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怎样本质地表达生命?人首先是精神体,其次才是肉体。在这个意义上,人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是这本书的主要看点,也是作者着力探讨的。

小说采取虚实相交的手法,编织了张继人与曾女,以及三七、苹果、大汉、夏天清等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其语言生动、跳跃,形象地再现了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的活跃思维,同时也构建了属于作者自己的独特话语体系。

《梦境来访》徐社东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闲情

小院

解帮

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每个人的心底,都压着一方院子的渴望。

喧嚣的城市,人声如潮。坚硬的路面,笛声不绝。一方小院,容你坐歇。在小院中,你可以静待花开、坐观花落,沉淀一下浮躁的心境;你可以仰望星斗漫天,任由思绪游离。得闲,你可以拿一把小锹,在院里翻土、种花、除草,给绿色的蔬菜施施肥。流下劳作的汗水,体会收获的欢乐。

记得在我的农村老家,房前屋后总是会有一方院子的。院子周边用泥巴砌起,一般一人高左右。院里往往栽有杏、梨、柿等果树,逢节气开花结实,解着这家孩子的馋。有闲情农人,在院里栽上菊花、月季、蜻蜓花和炮炸花等,七彩花色装扮一院芬芳。按节气院子里种有大白菜、莴笋、豆角、黄瓜等,不管炎炎烈夏,还是数九寒冬,推开院门,就能采摘,多方便。在院里打一口水井,一根水管连到厨房的水缸上,电闸一开,井水呼呼地流淌出来,最

是方便生活。

我最终在城市的三环外,买下了这套带有一个小院的房子。院子虽然仅仅二十平方米左右,我把它们开垦出四小畦。闲时在院里翻土、整畦,施肥,把土里的石子尽可能地挑出来。我的鞋子脏了,干得满身汗水,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巴,但我却乐此不疲。

过了春分,我兴致勃勃地买回青椒、茄子、西红柿、丝瓜等秧苗,栽在院子的这方小畦里。春雨中,一院的蔬菜长势喜人。不久,蔬菜上就开出了小花。为了增产,我从网上看了一些蔬菜种植的视频,学会了打枝去叶的方法,它们结实的热情更高涨了。青椒、茄子都结实了。尤其丝瓜,藤子顺着围墙边的矮树向上攀爬,很快就大张旗鼓地爬满了靠近马路一旁的高大树木,一个个丝瓜像悬着一个个大大的感叹号。夏天里,这一院的蔬菜,基本上满足了我家三口对蔬菜的口舌之欲。

到秋,满院的蔬菜便渐颓势。倒是那几根丝瓜,还算精神,在秋阳中展姿,吸引着过往路人的眼目。院外的这几棵树上,因为一个个高悬的丝瓜,显得硕果累累。院里的空气,因为一个个翠绿的丝瓜,而荡漾着一种沸沸扬扬的热闹。看着它们长得饱满结实,我也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做成了一件让自己脸上很有光彩的事情。

那些日子,每天下班后,我都要下意识地在院里对着树上吊的丝瓜点卯,数得不亦乐乎。除了树上结的,与邻居家相邻的铁栅栏上,花椒树下,草丛里,都可能它们的身影。隔三差五摘一个,做一道丝瓜蛋汤或清炒丝瓜,味道虽然寡淡,但因为是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我们一家人也觉得这才是健康的美食口味。

秋深,天寒。一些悬在树上未来得及吃的丝瓜,渐渐枯了。一个个晾在秋风中,皮色黄橙,犹如古玩经年历世而成的包浆。我时常在傍晚时分以蓝天作背景为丝瓜拍照存证,发给朋友圈里,引来好友的点赞无数和留言若干。

在月朗星稀的秋夜,我会搬个小凳,在院里坐一会,享受这份宁静和闲然。夜阑人寂,星疏月朦,一树瓜蔓,牵引着穿梭的秋风……虽然院外常有人走过,只一栅之隔,我也大可自在从容,安享那属于我的这一方独立空间。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院子。有这样一方精神的后花园,用来存放你此生那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快乐和忧伤。

诗路花语

大树下面是我家 (外两首)

周起

鸠兹湾,一万亩的土地
一万亩的乡愁
在中国地图上,比不上
一粒芝麻、大豆、枣子、桑葚
更比不上山芋、西瓜、南瓜、冬瓜
大树下面是我的家
正好安放于我的心里面

鸠兹湾,新农村新农人新农业
艺创共富,让家乡换了新颜
但乡音乡愁永远不会改变
蓝天白云红砖青瓦
大树下面是我的家
一株大香樟耸立在屋后
亲人一样
四季都给我发出绿色的祝福

记忆里童年

鸠兹湾里的孩子,梦想
从泥土中向上长
春分后,炸出朵朵小花
五颜六色醉了蜜蜂
嘤嘤嗡嗡的翅膀

土生土长的童年
有莲的芬芳,有谷的灿烂
夏蝉秋虫夜夜弹唱

骑在那棵百年的老桑树上
看采茶灯锣鼓喧天

鸠兹湾里藏着许多往事
潮湿的大地,曾用泥泞
裹住我一双赤裸的小脚
让我一生一世,拔不出童年

雪霁之前

雪花,一年回家一次
她潇潇洒洒地来
山峦知道,河流知道
家里的牛羊都会知道

我很小就知道
大雪飘扬,年关不远
雪霁之前,父亲
手里的铲锹挥舞不止

父亲在门前铲出
一条干净的路,他说
给新年留一条路
给春天留一条路

父亲那点心思雪亮
鸠兹湾,在等待远方的儿女